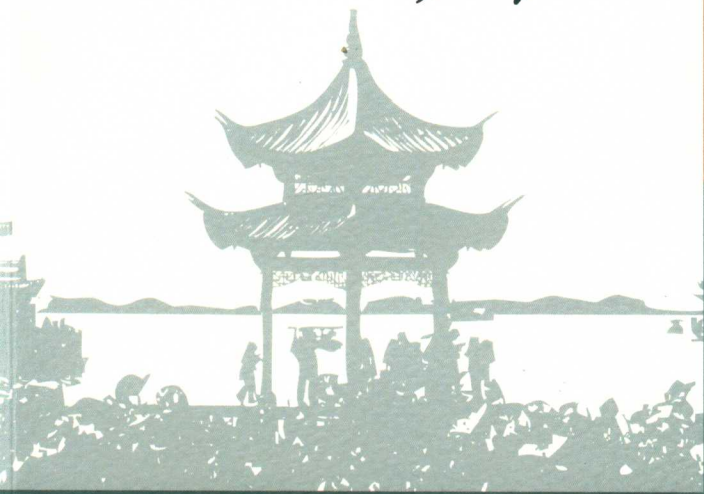


亲历老城风物，回忆市井街巷
寻觅舌尖文化，感受历史沧桑

民国趣读

老城·记

老杭州



去趟民国，打开尘封的记忆
穿越时空，细数那些晕染了
民国印记的老城风光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民国趣读

老城记



老杭州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杭州 / 《老城记》编辑组编. — 北京: 中国
文史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205-0570-3

I. ①老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26420号

责任编辑: 牛梦岳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10mm 1/16

印 张: 21.75 字数: 29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62.80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本书编辑组

主 编：韩淑芳

本书执行主编：张春霞

本书编辑：牛梦岳 高 贝 李军政 孙 裕

目录

第一辑 遇见杭州·人间天堂烟雨中

- 03 / 倪锡英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
- 09 / 陈宪清：杭州城站的来历
- 10 / 倪锡英：东门菜，西门水，南门柴，北门米
- 11 / 倪锡英：三面云山一面城
- 13 / 倪锡英：细说杭州城
- 17 / 徐宝山：西湖十景
- 20 / 徐宝山：杭州的胜迹
- 22 / 张恨水：西湖的园林
- 24 / 郁达夫：城里的吴山
- 26 / 倪锡英：湖上的保俶，江上的六和
- 29 / 章达庵：拱宸桥与大运河的故事
- 30 / 储裕生：在西溪感受风花雪月
- 32 / 林纾：记九溪十八涧
- 32 / 钮金莉：名店林立清河坊
- 34 / 朱尧阶、杨克昌：皮市巷
- 34 / 宋宪章：百井坊巷的传说
- 35 / 劳志鹏：逝去的东园

第二辑 杭城旧事·唤起尘封的民国记忆

- 39 / 张廷栋：常将军与瑞公爷的嗜好
- 40 / 秋芸：秋瑾墓，西子湖畔女侠长眠
- 43 / 俞霭士：钱江义渡，苦心经营的义举
- 45 / 何扬鸣：预料之中的“福寿堂事件”
- 48 / 黄品璇：吴殿扬打翻日本擂台
- 49 / 夏丐尊：杭州光复，现在是民国时代了
- 51 / 倪孜耕：巡按使的威风
- 52 / 李净通：不得人心的都督
- 53 / 邹立人：抛弃幻想，章太炎反袁
- 55 / 朱蔼孙：五四运动在杭州
- 57 / 庄禹梅：徒劳的弭兵会议
- 60 / 倪锡英：大变情形，西湖入城
- 61 / 曾寿昌：不欢而散的武林大会
- 63 / 茅以升：钱塘江建桥与炸桥的回忆
- 69 / 唐中和：“八一四”空战，首战告捷
- 73 / 沈国英：杭州沦陷，从天堂跌入地狱
- 76 / 朱学三：救助盟军飞行员
- 81 / 程振坤：胜利了！杭州受降见闻
- 84 / 徐明浩：保护钱江大桥
- 86 / 余森文：解放杭州城

第三辑 熙熙攘攘·西湖畔的老行当与老字号

- 91 / 严贵麟：运河之南的航运事业
- 94 / 章达庵：老杭州的闹市
- 96 / 阮毅成：四拐角与四大家
- 98 / 徐宝山：“五杭四昌”最出名

- 98 / 张祖盈、许子耕：“杭剪”张小泉，冒牌货的烦恼
- 100 / 郑水泉：王星记，86道工序的杭扇翘楚
- 102 / 娄继心：孔凤春香粉店，首屈一指的“杭粉”
- 104 / 沈长富、徐天庵：张允升，线帽织就老字号
- 106 / 韩萍：毛源昌，杭城眼镜业之首
- 109 / 钱楚栋、吴石经：“杭烟”鼻祖宓大昌
- 111 / 章达庵：活佛照相馆，装潢设备皆一流
- 113 / 娄继心：亨达利钟表店
- 117 / 郑志新等：翁隆盛茶号的商标意识
- 119 / 袁祖扬：老杭州的银楼业
- 121 / 张文辉：“就是我”照相馆
- 123 / 章达庵：国货维持会

第四辑 前所未见·老城里上演着新鲜事儿

- 129 / 徐和雍：杭州建市之始
- 132 / 徐和雍：民国新风尚
- 133 / 丁鉴廷、吴石经：从“义龙会”到消防汽车
- 135 / 倪锡英：渡江新方式，铁桥取代了义渡
- 136 / 董涤尘：繁华的新市场
- 137 / 杨积武、娄继心：拒绝洋货，杭州国货陈列馆
- 138 / 楼达人：贫儿院，炼才炉
- 139 / 蒋世承：保路拒款，浙江兴业银行的由来
- 141 / 谈冲：义勇警察队，凑凑热闹而已
- 143 / 余择生：参议员选举，没有一点民意
- 144 / 章达庵：热闹辉煌的西湖博览会
- 147 / 陈心平：全运会要自己办
- 149 / 陈晴岚：电灯照亮杭州城

- 150 / 陈瑞芝：杭州电话之始
151 / 朱尧阶、杨克昌：现在流行穿皮鞋了
152 / 郑琴隐：废止中医？要下一个公正的批评
153 / 汪坚心：司徒雷登，杭州的“荣誉市民”

第五辑 文教江南·探秘杭州的精神世界

- 159 / 徐敏惠：文澜阁，浙江图书馆的远祖
161 / 茗人：俞楼由来，为老师建一座楼
162 / 钟韵玉：杭州女学堂
165 / 刘尧庭：小先生，陶行知的普及教育
166 / 林文铮：蔡元培与杭州国立艺专
169 / 钟桂松：茅盾的文学课，在杭州读中学的日子
171 / 吕树本：之江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
173 / 姜丹书：“浙一师风潮”，由一篇文章引发
177 / 毛安康：救亡，勇立潮头的浙大学子
178 / 文思：浙大西迁，“文军长征”路上的“东方剑桥”
181 / 王个簃：吴昌硕在塘栖，大师也有一颗童心
183 / 沈松林：马寅初读书，研究学问要精益求精
184 / 章达庵：戴望舒，情路波折的“雨巷诗人”
186 / 赵彰泰：杭州的报纸
187 / 钟韵玉：戈公振举办报纸展览会
188 / 王松泉：抱经堂，朱遂翔旧书趣事
191 / 朱朗亭：中华书局杭州分局
193 / 蔡福源：出书难，蔡东藩的故事
196 / 冯安琪：短命的《杭州晚报》

第六辑 东南佛地·菩提树影中的千年香火

- 201 / 倪锡英：杭州人的生活
- 205 / 徐宝山：杭州的风俗
- 207 / 张恨水：迷信的杭州人
- 208 / 品品：西湖香泛与上海香客
- 211 / 徐宝山：杭州何以多火患
- 212 / 郁达夫：玉皇山
- 215 / 姜丹书：雷峰塔里的经卷
- 219 / 鲁迅：论雷峰塔的倒掉
- 220 / 李叔同：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- 225 / 胡行之：保叔塔的得名
- 226 / 陈浩望：哭闹中被抬上法座的住持
- 227 / 倪锡英：净慈寺三口井的传说
- 228 / 李祖荣：净慈寺，西湖十景有其二
- 229 / 冬藏：白云庵曾经的两位住客
- 232 / 范传根、何柏山：拱宸桥的庙会
- 233 / 马叙伦：东岳庙的朝审和香火

第七辑 闲来无事·惬意难忘的消遣时光

- 237 / 赵晨：老杭州的娱乐事业
- 238 / 徐和雍：娱乐场所越来越多了
- 239 / 姚毓璆、郑祺生：公园和别墅
- 241 / 郁达夫：杭州人的四时幽赏
- 242 / 朱自清：我们今天看花去
- 243 / 倪锡英：到海宁看钱塘潮去
- 245 / 钱鸣远：杭州的剧场
- 248 / 钟韵玉：消失的杭滩

- 249 / 杨子华：杭州评话，要听郭君明的《水浒》
- 251 / 钟韵玉：听清音的日子
- 251 / 赵晨：大书只说不唱，小书有说有唱
- 252 / 杨子华：隔壁戏口技，如闻其声如临其境
- 254 / 陈新平：全国武术擂台赛
- 257 / 徐清祥：喜雨台，老杭州的“棋市场”
- 259 / 徐清祥：下象棋，招姑爷
- 260 / 杨子华：说新闻唱朝报，滑稽说唱“小热昏”
- 262 / 娄继心：大世界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
- 264 / 杨子华：看杂技，惊险紧张又刺激
- 267 / 杨子华：看马戏，跑马、老虎和猢猻
- 268 / 杨子华：变魔术，不可思议的演出
- 270 / 毛玲甫：看电影——从手摇到电动，从无声到有声
- 273 / 张包子俊：新光社，最早的集邮协会

第八辑 杭州味道·尝一口江南的鲜清脆嫩

- 279 / 宋宪章：杭菜味道
- 282 / 梁实秋：难忘楼外楼的醋溜鱼
- 283 / 陆晶清：漂泊的中秋
- 285 / 章达庵：蝶来饭店，有中餐也有西餐
- 287 / 宋宪章：杭州的面点
- 288 / 宋宪章：小吃担儿
- 289 / 梁亚楠：万隆火腿和酱鸭
- 291 / 吴石经：王润兴的“盐件儿”和“鱼头豆腐”
- 292 / 陈瑞芝：宁式面菜馆状元楼
- 294 / 宋宪章：东南独创，奎元馆里吃宁式大面
- 297 / 陈惠民、娄继心：方裕和商店里的金华火腿

- 298 / 韩召发：杭州年糕，宋恒兴和大吉祥
299 / 阮俊才、王晓平：颐香斋的“三重”糕点
301 / 宋宪章：杭州茶楼和茶点
302 / 倪锡英：杭州食与茶
304 / 吴乐勤：杭州的茶

第九辑 履痕处处·来过便不曾忘记

- 307 / 汤匡淞：杭州一宿
310 / 徐志摩：中秋游西湖
313 / 郁达夫：西溪的晴雨
316 / 郁达夫：超山的梅花
320 / 俞平伯：河坊街，徘徊笑语留微痕
322 / 倪锡英：西湖的胜景
323 / 郁达夫：杭州的八月
325 / 张恨水：西湖十可厌
327 / 田汉：杭州拍戏所见
329 / 梁得所：西湖的冬天
330 / 黄炎培：杭州湖楼话雨
332 / 倪锡英：苏小小墓
333 / 夏丐尊：一个追忆
335 / 周作人：杭州的初恋

第一辑

遇见杭州·
人间天堂烟雨雨中

❖ 倪锡英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这是中国民间的两句俚语。这两句话，把苏杭比作了人间的天堂。苏州是江苏南部的一座名城，那里充满着古色古香的意味，以生活的悠闲舒适见称。以衣食住三项生活要素而论，在苏州，是十分满意的，会使人如同在一位年老的慈祥的母亲的怀里一般，感着温存的安慰。而杭州，除了生活上的享受和苏州一般悠适外，更以湖山的景色见称。那里，终年如同生活在一幅美的图画中，使人们忘掉了烦愁，与自然的美景相融合。如果以天堂来比拟苏杭，那末苏州是近于古典式的，而杭州却是一个新鲜明快的现代型的乐园。如果以苏州比作慈祥的母亲；那么，杭州的确堪称是一位可爱的情人。

每年，有几百万的游客，在四季中，纷纷投向这位自然的情人的怀里去，有的来自喧繁的都市，有的来自荒僻的乡村，有的来自海外各国，大家同样地怀着欢愉的心情，来游览湖山的胜景。有许多人曾玩过了瑞士日内瓦的湖山，而称赏着杭州的美丽，把杭州比作中国的日内瓦。因此，杭州非但是被人目为中国的风景区，简直可以与世界的公园——日内瓦——相媲美。

杭州，非但是一个风景美丽生活舒适的天堂，而且还是一块著名的佛地；那里，有许多著名的寺院，香火之盛，是堪称全国第一的。每年春季，游人中的大半都是为进香而去的香客，年老的、年轻的，他们都背着黄布袋，在六桥三竺间摩肩接踵地来往着。这样，使杭州在美丽中，又增加了几分宗教的色泽。

这天堂佛国的杭州，在历史上，也曾几经盛衰的变易。当春秋时，杭州属于越国的领土，越王勾践建都会稽（就是现在的绍兴），离杭州只

八十三里地。到战国时候，楚国兼并了越国的领域，杭州遂属于楚国；那时候，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两岸，吴越一带是被中原人士目为荆蛮不开化的地方。因此那时候，杭州不过还是江左的一片荒野而已，直到秦始皇并吞六国，统一了中原以后，这位抱着极大野心的君主，开始把周朝的封建制度完全打破，而采取中央集权制，在全国各地分置郡县，杭州因为形势和交通的冲要，便被建为县治，并且正式命名曰钱唐县，这可说是杭州开始具有了县城的规模。秦朝灭亡以后，西汉仍旧照秦制，设钱唐县。到后汉时，把县治废掉，归并入余杭。汉朝末年，王政渐渐衰微，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，争霸中原，东吴的孙权统有了江浙两省的地域，而建立小朝廷在南京；因此，杭州又恢复了从前的钱唐县治。

从西晋朝建国以后，匈奴向汉族的领域侵袭进来，在公元317年，晋元帝从洛阳迁都到南京，江浙的文物又渐渐兴起，自东晋而传了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，在历史上统称为六朝，汉族的君王都偏安在江左一隅，任异族占有了中原的土地。而昔日目为荆蛮的江浙各地，因为帝都的接近，便渐渐地繁盛起来。在陈朝把钱唐县改为钱唐郡；到隋朝，又把钱唐扩大，正式改称为杭州府，把钱唐做了杭州府的属县。在这种制度的变更下，杭州无异升了格，从这些变革中，可以猜想到当年杭州在文化建设上的长足进步。

唐朝统一了天下，中原地方又恢复为汉族的领域，京城也从偏僻的江左移到了全国的中心长安城去。杭州，仍旧保有了府治的制度，中间虽曾一度的为余杭郡，但不久，又改为杭州。不过当时的钱唐县，因为钱唐的“唐”字和唐朝的国号相同，这照例是犯忌讳的，便在“唐”字的左面加上一个“土”字边，而称曰“钱塘”。这钱塘二字，传到后世，常常被一般文人学士们保存在他们的记述里，作为一个含有历史性的名词。直到现在，还有许多杭州人，在他们称述自己的姓氏时，好把钱塘二字放在头上，称作“钱塘某氏”。这样，是显得这姓氏也染上了古色古香的气味。

唐朝统治中国，先后凡299年（618—907），唐朝灭亡以后，历史上一个最混乱的割据时代便开始了，这便是五代。五代先后凡43年，中间

却经过了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小朝代，就在这么短的时期中，这么混乱的朝代更替中，有许多英雄们用武力割据了全国的土地。那时杨行密占有淮南，李昇占有江南，王审知占有福建，王建、孟知祥占有四川，刘隐占有广州，刘崇占有山西，马殷占有湖南，高季兴占有荆南，钱镠占有两浙，这十个英雄先后的互相吞并中，各自建立了吴、南唐、闽、前蜀、后蜀、南汉、北汉、楚、南平、吴越十个国家。这便是史家通称的五代十国。

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最混乱而难记的时代，一个便是六朝时五胡乱华的事件，一个便是五代十国争雄的史实。五胡乱华是异族扰乱中原的一个时期，而五代十国，却是汉族自相火并的时期，在这两个时期中，中原烽火连天，所谓汉族的帝王，都在军士的锋镝之下逃生，或是偏安在一隅享乐，五代虽然有五个朝代，十一个君主，但他们的命运大半都很乖戾，在位不几年便去职。十国的领袖，都自相称王，连年征战，人民流离。而杭州在这个时期，非但没有受到兵燹的影响，反而得从事建设，把一个历来被人忽视的荒城，一旦建成了一个东南文物的名都。这不得不归功于吴越王钱镠。在当时，吴越也是十国之一，而杭州，便是吴越的京城所在，因为钱镠的治国有方，外御强敌，内修政治，把杭州从荒乱中建设起来。虽然那五代是这样的乱，中原是这样的糟，而吴越国却因为有了一个贤明的君王，反而变成了一个和平的世界乐园，这一个政治上的建设，可说是杭州繁盛的大关键。

吴越建国84年，共传七个君主，自唐朝末年一直到宋朝统一后，才取消封号，钱镠在位41年，杭州便得了一个长时期的建设。在以前，杭州的城域本来是很小的，因为靠近钱塘江边的缘故，海潮时常挟着盐质向杭州冲来，杭州城郊的土地，常常被海潮冲去，而且地土含了盐质，不利种植，便使杭州变得很荒芜。吴越建国后，第一个大工程便是建筑海塘，梁开平四年（910），在钱塘江边上，建起百里的长堤，把咸水隔断，从此钱江的怒潮，不再侵蚀杭州的土地，而海里的盐质，也不再为害；因此，杭州便在人工的建设之下，变成了一片膏腴的沃野，使后世

永享其利。这可说是杭州地理上的一个大更革，也是杭州在历史上从荒落转入繁盛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：“有钱镠而有今日之杭州。”钱镠是历史上创造杭州的人物，怪不得，现在杭州地方，还处处留着纪念钱武肃王的遗迹。

宋朝建国以后，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，在开封建都，杭州，仍为杭州余杭郡，不过当日的繁盛，已经渐渐衰落下去。而杭州的风景，却经过唐朝和五代的整理，已经是很可观了。在宋徽宗政和五年（1115），阿骨打在黄河以北建立了金国，和宋朝对立，这个从沙漠里崛起的异族，在建国后十年（宋徽宗宣和七年，即公元1125年），便大举入寇，明年（1126）便攻陷汴京，把徽钦二帝都掳到北地去。于是宋室便不得不南渡，把中原的地盘放弃，而觅定了杭州为都城，过这暂行偏安的局面。这便是史家所称的南宋。



▷ 杭州西子湖畔

宋室南渡以后，便正式把杭州更名为临安，定为首都，于是新都临安又复兴繁华起来，比诸五代钱镠时，还要鼎盛。这因为五代时杭州虽定为吴越都城，而全是致力于建设方面，政府人民，都戮力同心地为创造新都效劳。宋室南渡后第二次定都时，因为帝王的习俗奢靡，朝廷的偷安苟乐，